

# 中亚东干语及其发展状况

林 涛

【内容摘要】 东干语是中亚东干族(回族)所使用的语言。它来源于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它是以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为主体,以甘肃话语音为标准,融合和吸收了中亚地区多民族语言成分,在语言要素上发生了一定变化所形成的一种汉语跨境方言。东干语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楚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周围,内部有甘肃话和陕西话的分别。东干语从形态学分类角看属于词根语,从发生学角看属于汉藏语系汉语北方方言西北支方言中原官话。东干语的标准语语音有25个声母,32个韵母,3类声调。词汇以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基本词汇为主体,保留了部分古汉语词汇和近代汉语词汇,融合和吸收了中亚地区多种民族常用的俄语、突厥语、阿拉伯及波斯语的外来借词。语法受俄语、突厥语影响比较大。东干族创制了记录自己语言的音素文字,在汉语拼音化的道路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东干语在和多种语言的接触中发生了语言成分的借用、双语和多语、语码混合和语码转换等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使它产生了诸多亚文化特征,而且也促进了东干族人民和中亚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中亚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但这些融合和变化也使东干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促使它朝着濒危语言的方向发展。东干语的去向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

【关键词】 中亚 东干语 概况

### 一、东干族和东干语

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居住着一个被称为“东干”的民族。他们是 19 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入中亚逐渐发展形成的。

1862 年(清代同治元年),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民由于忍受不了清朝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起义从陕西渭南、大荔一带开始,席卷了整个关中平原,发展到甘肃、宁夏,波及到青海、新疆等地。起义队伍鼎盛时期,参加人数曾经达到 30 余万。起义被清朝统治者镇压后,义军的幸存者于 1877 年~1878 年间历尽艰辛,分批进入中亚俄国的七河省。其后,又有一批新疆伊犁的回民进入俄国。于是从 1877 年~1884 年间,便在中亚形成了一个华人穆斯林群体。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些回民在 1924 年民族识别和划界时,被苏联当局定为“东干族”。他们则自称为“中原人”“中国西北老回回”。

东干语是东干族(回族)所使用的语言。它来源于我国晚清时期的近代汉语西北回民方言。由于它和我国汉语有着 130 年的历史隔阂,再加上中亚地区俄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乌克兰语、鞑靼语等多种民族语言的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过它始终都没有远离汉语的语言系统。目前的东干语可以说是以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为主体,以甘肃话语音为标准音,融合和吸收了中亚地区使用的俄语、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某些成分,在语言要素上发生了一定变化所形成的一种汉语跨境方言。

东干语分布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比较集中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之间的楚河流域以及伊塞克湖周围。

东干语内部有甘肃话和陕西话的分别。陕西话多集中分布在

哈萨克斯坦境内,东干学者称为“托克马克东干群体”。他们是由回族起义领袖之一的白彦虎带领过境的陕西籍回民,进入中亚后经“托克马克”辗转分化所形成的一些东干乡庄,主要有马三成(即营盘)、新渠(即绍尔丘拜)、布拉尔巴特尔、特鲁达维、托克马克、坎布隆、米丘林、伊斯科拉、芬卡拉、卡尔·马克思集体农庄等,这些地方的东干人都操陕西话。

甘肃话多集中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东干学者称为“比什凯克东干群体”,这主要是甘肃籍回民所建立起来的一些东干乡庄,主要有骚葫芦(也叫阿列克桑德洛夫卡)、比什凯克、米粮川、二道沟、奥什、卡拉库里、江尔帕克-提别、伊万诺夫卡、坎特、安集延等地的东干人群都操甘肃话口音。甘肃话口音是东干语的语音标准,东干语的文学语言也是在甘肃话的基础上形成的。

## 二、东干语的性质及其特点

东干语从语言形态学分类角度看,属于词根语;从语言的发生学分类角度看,属于汉藏语系汉语北方方言西北支方言中原官话。它是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向西发展,深入中亚,在境外所形成的一个方言岛。但是前苏联语言学家A·龙果夫教授却认为“东干语来源于汉语,但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sup>①</sup>。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东干语到底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还是汉语的一种方言,这涉及到“语言”和“方言”的定义、二者的差别及其划界等一系列重大语言学理论问题。但对东干语的性质做出具体判定时,还是应该从语言类型、历史渊源、变异程度、心理认可及语言的基本要素等几方面来进行综合分析。

从语言类型上看,东干语词形一般不发生变化,词在句中的

<sup>①</sup>A·德拉古诺夫(龙果夫).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报告[M]. 列宁格勒,1937.

语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虚词语法手段来表达,词的构成形式大多数是词根复合式,其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跟中国西北方言比较一致,而与属于屈折语的俄语、属于黏着语的突厥语完全不同。这就是说,东干语的形态学类型至今并没有发生转化与改变,而这一点在确定一种语言是独立语言还是方言的性质时,是至关重要的。

从历史渊源上看,我们完全可以找出今天的东干语和汉语西北方言的联系。东干语里的陕西话有四类声调,平声分阴阳,入声字分别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这和中国西北方言中原官话里关中片的语音特点完全相同;东干语里的甘肃话有三类声调,平声不分阴阳,所有的入声字全部归入平声,这和中国西北方言中原官话里陇中片的语音特点完全相同。可以清楚地看出,东干语和中国汉语西北方言中原官话有着一脉相承的共源关系。

从变异程度上看,东干语在离开它的母体汉语及其语言环境后,在语音、词汇和语法诸语言要素上发生了一定变化,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或西北方言相比,有了一定的差异,而且有些差异还比较明显。但是,东干语所发生的这些变异,从目前来看还是局部的。如东干语语音系统里只是增加了一个舌尖、浊、颤音[r]辅音音位;词汇里虽说吸收和借入了比较多的外来词,但这些词的总量没有超过东干语词汇总量的15%;东干语虽在词类、语序、句式上有不少变化,但都是不成系统的。总之,这些变化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这些变化只是处在双语或多语的发展阶段,还远没有达到混合语的程度,更不要说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了。

从心理认可上看,语言文字不仅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精神观念的载体和传播工具,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社会、民族心理、民族思维习惯的反映。东干语处在俄语及土厥语群的汪洋大海里,但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本质和主流,并靠着它的超乎想像的强大力量维

系着东干群体的团结和发展,这和东干人的语言心理认可有关。东干语是中亚东干人的第一特征,是东干人的生命之根,民族之根,没有了这一特征,东干人和中亚其他民族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所以东干人把“大清国的话”(即汉语)称作“亲娘语言”,东干族的仁人志士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语言创制文字,出版教科书、开办和发展东干语文教育事业,使东干语得以传承和发展。中亚的一些国家也积极支持东干语的发展,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台特地为东干族开设了“东干语”播音节目。中亚的东干人还可以看到用东干文出版的自己的报纸《回民报》。东干人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精通几门语言是可敬的,一个人丢掉了母语是可怜的”。据说在1990年成立全苏东干族协会时,吉尔吉斯斯坦南方的奥什回回因为不会讲东干语而号啕大哭,痛惜自己丢失了母语。有趣的是尽管如此,奥什回回也仍然认为中国的陕甘宁方言是他们的母语。这是中亚东干族人的一种心理共识和心理认可,而这种共识和认可本身也就已经对自己语言的性质作出了有力的判定。

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我们应当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东干语不是一种独立的民族语言,而是近代汉语的一个分支或变体,是中国回族的一种跨境方言,是汉语在中亚的一个方言岛。东干语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汉语方言,它有着独立性、融合性和口语性三大特点。

**独立性** 世界上有许多汉族侨民团体和华侨社区,在他们融入异国他乡之后,所讲的汉语都有些变音和变味,唯独漂浮在中亚突厥语和俄语汪洋大海中的东干语形成了一块圣洁的汉语方言岛。这些方言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没有被周围的语言所淹没,而是始终不渝地在独立演进,直到如今仍然恪守着汉语的本质和主流,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陕甘宁方言的特色。东干语在语音方面,

传承着汉语特有的声韵调；在词汇方面很好地保存了汉语的古代和近代词汇，尤其是近代汉语词汇。东干人口里所说出来的每一个比较地道的方言土语，几乎都可以在中国的文献、典籍、辞书以及现在的西北方言中找到来源。东干语有一种超乎想象的强大力量。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母语是通过吮吸母乳注入人们生命之中，然后通过声带、舌头及口型所传达出来的有声的呼吸。作为生命信息载体的母乳包含着体温、血统及生命密码，是世界上其他物品无法取代的。母语力量就是母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血液的力量、根的力量。东干人格守母语的独立性，不仅再一次表现了他们坚强不屈的民族性格，而且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乡情的思念和对回族根基的崇敬。

**融合性** 东干语也具有融合性。东干人进入中亚，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入乡随俗，融入到中亚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去，与俄罗斯、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乌克兰、鞑靼等众多民族的人群进行交际。在交际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但东干人以他们特有的聪明和才智克服了这个障碍，使自己成为了语言交际方面的多面手。东干人一般都能使用双语和多语，这就为东干语和多种语言的接触创造了条件。加上东干人刚过境时带去的西北方言是我国晚清时期的陕甘宁话，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巨变和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只有借用中亚普遍流行的俄语词语或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词语，补充母语的不足并与自己的母语交叉或混合使用，这样便形成了东干语的融合性特点。东干语的融合性特点是东干族与中亚其他民族长期相融共处的重要成果。

**口语性** 东干语还有口语性特点。最早进入中亚的第一代东干人都是祖辈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的陕甘宁回民。这批回民绝大多

数是文盲。苏联十月革命前,东干人受教育的水平一直都很低,大多数人都没有经济力量送孩子去上学。据查,1890年在近2万东干人中,仅有不足300名有钱人送孩子在城市里进了学堂,上的还是宗教学校,学的是阿拉伯文。到1895年,东干人里的识字人(包括识汉字、阿拉伯文、俄文的人)还不足整个东干人总数的2%。所以,东干人过境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这时的东干语只是一种口语。

十月革命之后,随着苏联民族平等政策的颁布,东干文的创新,在东干语口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东干族书面文字和东干语书面语言(即文学语言)。但因东干语书面语形成历史较短,所以里面保留着大量的日常口语用词和话语。如“吃哩”“喝呢”“再么是”“满掉哩”“跑脱哩”等。又如列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名句,被东干学校作为鼓励学生学习的“座右铭”,用东干文写出来,便成了“念呢!念呢!要念呢!”。

东干语具有口语性特点,所以写出来的文章或小说比较简短灵活、质朴、自然、通俗易懂,有浓烈的生活气息,但东干语的书面语里口语词过多,有失精练,缺乏应有的完整、严密和规范。

### 三、东干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

语音东干语声母有二十五个(零声母在内),分别如下:

p 巴比包	p' 帕皮抛	m 帽米忙	f 风书水	v 娃绒
t 刀单党	t' 滩掏汤	n 闹饕南		l 老浪兰
ts 资纸增	ts' 次槽仓		s 思又生	
tʂ 知张占	tʂ' 吃昌缠		ʂ 湿商扇	ʒ 日让然
tɕ 基江坚	tɕ' 欺千腔		ɕ 希香	
k 哥甘钢	k' 科康看	ŋ 恶鹅讹	x 合汉航	
				r 拉雷勒

θ 衣牙夜要友言银样鱼月园云

说明：

①汉语中古知系合口字与宕摄庄组字、江摄知庄组字及其他少数字,东干语口语读音不读[tʂ tʂ'ʂ z]声母,而读作[pf pf' f v]声母,如“猪出书入锥锤水”诸字,分别读为[pfu pf'u fu vu pfei pf'ei fei],但在东干语书面语——东干文里标作[tʂ tʂ'ʂ z]声母。

②汉语中古知庄组开口二等字(江摄除外)和庄章组止摄开口字,东干语读作[tʂ tʂ'ʂ]声母,如“茶柴炒馋山纸事”分别读作[tʂ'a tʂ'ɛ tʂ'ɔ tʂ'æ sǎ tsɿ sɿ]。

③汉语中古疑母字今逢齐齿呼韵母时,东干语多读作[n]声母,如“咬硬眼宜业疑”分别读作[niɔ niŋ niæ nɿæ ni niə ni]。

④汉语中古端组字今逢齐齿呼韵母时,东干语甘肃话口音读[t t']声母,陕西话口音读[tʂ tʂ']声母,这种读音上的差异,加重了东干文中字音的异读现象。

⑤东干语里有唇齿·浊·擦音[v]声母,有舌根浊鼻音[ŋ]声母。

⑥东干语和汉语普通话以及西北方言相比,多了一个舌尖·浊·颤音[r]辅音音位。该音位可以作声母用,也可以作韵尾用。作声母用时,用在以[r]起头的俄语、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借词中。[r]音位在东干语里多不作声母用(个别作声母时用在人名中),主要用在儿化词后作儿化韵尾,表示儿化读音,但无颤音色彩。

东干语韵母有三十二个,分别如下：

ɿ 资雌诗	i 米皮黑	u 普主书	y 女居虚
ɿ 治池日			
a 爸大下	ia 牙夏假	ua 瓜夸花	
ə 我婆车	iə 夜业且	uə 多过挪	yə 雪决确
ɛ 买鞋奶	ue 怪坏揣		
ɔ 抱毛闹	iɔ 要鸟交	uei 回会灰	
ei 怀美贼	uei 累国亏		

ou 斗口受	iou 牛流休		
æ 盘贫站	iã 变天见	uê 关酸乱	yê 圆捐劝
aŋ 帮仓双	iaŋ 羊良讲	uaŋ 汪光筐	
əŋ 蒙根丰	iŋ 因心星	uŋ 浓总同	yŋ 云兄俊

说明：

①东干语韵母中有复元音韵母单元音化现象，汉语普通话里的[ai uai au iau]四韵在东干语里简化为[ɛ uɛ ɔ iɔ]韵母。

②东干语中的部分舌尖中前鼻音韵尾[-n]转化为鼻化韵。汉语普通话里的前鼻韵母[an uan ian yan]四韵东干语里鼻辅音韵尾[-n]丢失，主要元音开口度减小，而且鼻化，读作[ê iê uê yê]鼻化韵母。

③东干语中的部分舌尖前鼻音韵尾[-n]和舌尖后鼻音韵尾[ŋ]相混。汉语普通话中的[ən in uən yn]四韵在东干语中混入后鼻音韵尾，读作[əŋ iŋ uŋ yŋ]四韵。

④东干语里儿化韵丰富。儿化韵尾在东干文中用斯拉夫字母“P”来标写（即国际音标中的舌尖浊颤音）[ɾ]，但无颤音色彩。

东干语声调有三类，分列如下：

平声<sup>24</sup> 帮 查 高 妈 谈 娃 敲 西 先 鸦 欺 山

上声<sup>51</sup> 绑 打 搞 马 毯 瓦 考 喜 险 哑 起 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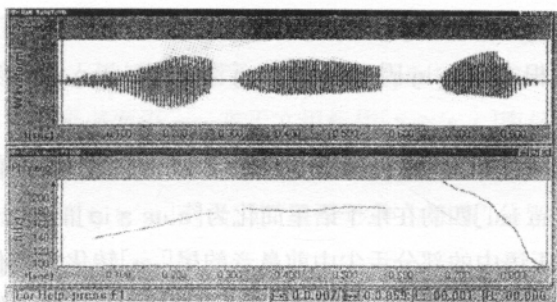
去声<sup>44</sup> 棒 大 告 骂 炭 袜 靠 细 线 轧 气 扇

说明：

①东干语标准语（甘肃口音）声调调类简单，只有三个单字声调，但在陕西话口音里仍然保留了四类声调。②东干语标准语平声不分阴阳，阴平和阳平合为一个平声调。③东干语标准语声调中，入声字全都归入平声。④东干语声调中连读变调现象不够规律。

附 发音合作人 M·X·伊玛佐夫教授声调图谱<sup>①</sup>。

东干语声调图谱



2007年7月14日星期五录于北京

注：“一”：24调 “四”：44调 “九”：51调

东干语词汇 东干语词汇以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基本词汇为主体,保留了我国部分古汉语词汇,吸收和融合了中亚地区多种民族所常用的俄语、突厥语、阿拉语和波斯语借词构成。我国近代汉语词汇诸如“造化、洪福、知感、营盘、营生、营干、衙门、大人、帮办、财东、掌柜、好汉、君子、小人、对头、婆娘、使唤、丫头、脚户、连手、点卯、路数、情由、书字、码子、发市、养廉、野性、头口、草鸡、端相、看顾、谈羨、褒贬、谈话、声气、耳背、舒心、疾病、迭办、得济、口到、便当、菜蔬、茶饭、扁食、滚水、汤瓶、盖头、搭头、拾掇、做活、打围、跟头、绊子、孤拐、背时、哀告、红火、热闹、无常、年时、赶早、晌午、后晌、泛常、平素、将才、怪道、便宜、停当、勤谨、当紧、跷蹊、囫圇、耽搁、开剥、韶道、口外、调唆、扯谎、唠叨、剪络、拐带、耍笑、是笑、问名、请期、纳采、碧纱厨、主腰子、抄花子、夜猫子、二尾子、三下锅、使见识、打通关、打平火、不妨事、不上串、不相干、没包弹、黑头虫、绞肠痧、焦尾巴、白眉赤眼、死眉瞪眼、戴头识脸、波罗盖子、

<sup>①</sup>罗安源. 东干语声调的实验分析 [J].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通讯, 2003(2).

背脊晃子、秧秧跑跑、方保无事”等。这些东干语里常用的词语,大都来源于我国唐代变文、宋代平话、元代杂剧、明清小说。

东干语中保留下来的古汉语词汇诸如“脬、撇、卯、塄、朙、繁、焐、维、宛、逮、嫡、迭、掇、端、拓、癆、料、绺、繇、虹、质、挠、济、掬、掬、挈、鑿、吡、臊”等。这些词汇源远流长,它们有的出于《周礼》《说文》,有的见于《玉篇》《广雅》,有的存于《方言》《通俗文等》。

东干族在与中亚多种民族的接触和交往中,将自己的语言和其他语言交叉、混合使用,导致了对外来语言成分的借用和吸收。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外来词的大量借用。东干语里有不少俄语、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外来借词。这些外来借词中,以俄语里借入的为最多,据东干学者中 H·哈娃子统计多达几千条,约占东干语词汇总量的 7%。俄语借词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家庭、饮食、服饰、用器、度量衡单位等诸多方面,如“巴尔基阿(党)、卡木尼斯特党(共产党)、卡木萨莫里奇(共青团员们)、乌达尔尼克(突击手)、考拉号子(集体农庄)、哨夫号子(国营农场)、玛什乃(汽车)、维木(扬场机)、阿库闪(接生员)、根诺(电影院、电影)、康比尤特(电脑)、基万(沙发)、苏萨(貂皮)、布拉基(连衣裙)、合列巴(面包)、乌哈(鱼汤)、伏特加(烈性酒)、马林那(果酱)、阿尔申(俄尺)、嘎(公顷)”。东干语中的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等突厥语借词主要是通过人口分布借入的。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骚葫芦、米粮坊、二道沟等地的东干人语言里借入了比较多的吉尔吉斯语,如赫尔赫孜(吉尔吉斯)、比什凯克(吉尔吉斯首都,旧称伏龙芝)、阿勒该(对哥哥的尊称)、巴家(连襟)、马沙克(庄家荏儿)、别什巴儿玛(肉拌面)、那雷(肉末面条)、考姆孜(三弦琴)、撒哈特(小时、钟点)、哈打(磅)、索目(吉尔吉斯货币单位“元”)等。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营盘、新渠、阿斯塔拉、杜德威客等地的东干人的语言里借入了比较多的哈

萨克语借词,如哈萨克、阿拉木图、阿拉升(祖先)、巴依(财主)、萨满(哈萨克人曾经信奉过萨满教)、库里卡塔依(饭食)、冬不拉(二弦琴)、瞎孜儿(现在)、坚戈(哈萨克货币单位“元”)等。维吾尔语借词是居住在中亚各地的东干人所共用的,如巴扎(集市、市场)、洋杠子(妇女、妻子)、巴郎子(儿童)、襟襟(大襟上衣)、塔玛厦儿(游戏)、塔哈儿(口袋)、脱依(婚礼)、维囊(跳舞)、馕(烤饼)、沙木沙(烤包子)、乌麻什(面糊糊)、曲曲儿(馄饨儿)、皮牙子(洋葱)、亚克西(好)、亚曼(不好)、海买斯(全部)等。

东干人与其他相邻的伊斯兰信仰者相比,他们更虔诚,更谨守宗教信条和教规,因此东干语中来自波斯语、阿拉伯语中的外来词比其他地区回民话里更多一些,如“胡达(真主)、阿斯玛(天、天空)、阿訇、阿布代斯(小净)、杜失曼(敌人、对头)、板代(仆人)、伊不里斯(魔鬼)、别马儿(生病)、立于(大盘子)、巴旦(扁桃)、撇申(逗号)”等都是波斯语借词,“安拉(真主)、阿林(学者)、筛海(长者)、伊玛目(清真寺的领拜人)、满拉(念经的学生)、哈志(朝觐者)、克尔拜(天房)、该兰(铅笔)、太斯逼黑(念珠)、主麻(穆斯林的聚礼日)、阿里来提(来世)、木砂粉儿(异乡人)、耶提目(孤儿)、苏儿(古来经的章节)、尔德(节日)、讨白(忏悔)、拜俩(灾难)、乌巴力(可怜)、色俩目(祝安词)、艾力夫别(字母表)、海菊(凤佩花)”等,都是阿拉伯语借词。另外,东干人男女姓名大都来自波斯语、阿拉伯语,如“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主麻子、叶塞儿、玛丽亚、祖哈拉、法图表”等。

**东干语语法** 东干语词类有名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动词、副动词、形动词、副词、连词、语气词、前置词等十一类。其中的形动词、副动词、前置词是受俄语语法影响所作的分类。名词有数的语法范畴,表人和表物的普通名词都可以加“们”,表示复数的语法意义。数量词中的基数词进位时,采用千进位制,碰到“万”时说“十千”,“十万”说“一百千”,量词中的“个”有取代其他量词的发展

趋势。副词中表示程度经常用“最、很、大、顶、背、咂哩”等词语。连词主要用“连、带、再么是”等词语。语气词表示直陈语气主要用“呢、哩、了”等,祈使语气直接使用动词或趋向动词“走、来、去”等的反复使用来表示。疑问语气主要用“呢、吗吗哈、吗”等疑问语气词来表示。

东干语构词构形方式与我国近代汉语大同小异。构词主要采用词根复合式,一部分词采用附加构词的方式,在词根语素上面附加词缀构成派生词。附加构词常用的词缀主要有“阿、老、日、巴、子、儿、娃子、头子、家子”等。东干语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经常有重叠形式。名词单音节重叠形式多为表示亲属称谓、服饰、食品名称的词,双音节重叠形式或为后一个音节重叠。形容词重叠形式单音节为AA式,双音节为AABB式,重叠后表示性质或程度的加深。动词重叠形式单音节为AA式,双音节为AABB式,重叠后表示短暂的语法意义。东干语里的动态表示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在动词、形容词后附加“着、了、过”外,还可以在动词、形容词后附加副动词表示动作行为进行过程中的某些动态。东干语里的动态主要有起始态、持续态、完成态、结束态、经历态、承接态、回复态等。

东干语的语序与汉语普通话相比,有比较大的差别。东干语句中的受事成分经常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将宾语前置。状语放在主语前面的情况比较多,有时也后置或前后置。东干语的补语表示法很有特色。形容词中心语带附加成分的时候,往往在中心语后面带了补语,在中心语的前面还可以附加状语。东干语在句式中最为特殊的是“给字句”。汉语普通话的“给字句”比较简单,一句话里通常只出现一个“给”字,有时可连续出现两个。东干语里的“给字句”和我国西北方言里一样,句式特别多。有时候一句话里可以出现三个,甚至四个“给”字。这四个“给”分别属于动词、前置词、副词和语气词四种不同的词类。

东干文 东干人在最初进入中亚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只

有语言,没有文字。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各民族平等发展的原则下,191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表通告,宣布政府机关、法院、学校和文化部门可以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并要求少数民族学校用民族语言教学,政府要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

1927年,正在塔什干教育学院读书的东干族大学生亚瑟儿·十娃子、杨善新、X·马凯耶夫等人以在东干人中长期使用的“小经”为基础,创制了一个阿拉伯东干语字母表,共有35个字母<sup>①</sup>。他们还用该字母以手写的形式创办了最早的东干文报纸。但是,这些字母表并没有在东干族群众中广泛推行开来。1928年,这些大学生又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新的东干文字母表。这个字母表公布后,曾在巴库、塔什干等地召开的突厥学代表大会上做过多次讨论,并制定了文字方案。1932年在伏龙芝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专家学者对这个东干族拉丁字母表做了最后的修订。这个字母表共有31个字母<sup>②</sup>。在这个文字方案的基础上,还创办了《东火星》报,出版了学术专著和口传文学,印制了东干文教科书。东干语拉丁文字的创制,不仅在东干族扫盲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第一代东干族作家和诗人在创作中探索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道路贡献了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都逐步改用斯拉夫字母文字。1952年5月苏联科学院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东干语斯拉夫字母方案。1955年,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分院通过了东干语字母方案和拼写法方案,正式采用斯拉夫字母拼音文字。下面是东干文斯拉夫字母表<sup>③</sup>:

---

①②M·X·伊玛佐夫.东干语正字法[M].伏龙芝,1977.

③德·吕恒力.30年代苏联(东干)回族扫盲之成功经验——60年来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北方话的一个方言的卓越实践[J].语文建设,1990(2).

## 东干斯拉夫字母

Аа Бб Вв Гг Дд Ее Ёё Әә Жж Жж Зз Ии Йй  
 Кк Лл Мм Нн Ңң Оо Пп Рр Сс Тт Уу Ыы Үү  
 Фф Хх Чч Цц Шш Щщ Ъъ Ыы Ьь Ээ Юю Яя

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及正字法颁发后,亚瑟儿·十娃子和杨善新等人编写了新的东干文识字课本。一些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了东干文,东干族民间保留的丰富的神话传说故事也被用东干文整理出来。1957年《东火星》报纸在停办近二十年后,重新改为《十月的旗》(现在名为《回民报》),用新的东干文出版发行,成为东干族语言文学发展的重要阵地。

东干文创制的理论和长达50多年的使用实践证明汉语可以使用音素文字作为它的载体。在汉语拼音化的道路上,中亚的东干文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德国学者吕恒力博士曾经说过:“汉语语支包括好多方言,但只有两种书面语,一是以汉字为标准文字的汉语普通话,一是用斯拉夫文字书写的苏联(东干)回族民族语言。”东干文开创了汉语拼音文字的先河。

## 四、东干语在语言接触中的变化

中亚的东干族在130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生活在俄罗斯、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日耳曼、鞑靼等多种民族中间。他们和这些民族和睦相处,经济上互相往来,文化上互相交流,把自己融入了中亚的民族大家庭。他们所操的语言也在和外族语言接触中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主要有语言成分的借用、双语和多语、语码混合、语码转换等现象。

一般语言在彼此接触中所发生的语言成分的借用现象主要表现在词汇的借用上,而东干语在和其他语言接触中借用的语言成分不光是词汇,它还深入到了语言的语音层面和语法层面。中亚地区的语言有印欧语系的斯拉夫语族,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和蒙

古语族、闪—含语系的闪语族诸语言。这些语言的音位系统里都有舌尖中浊颤音[r]音位。随着这些语言词汇的借入,东干语的音位中也多了一个[r]音位。东干语在语法上也经常借用外来语的语序。东干人的话里经常会出现“说哩这个话的人是法蒂玛。”“做哩这个事的人是张尔利。”之类主语后置的句式。“打仗的来,白馍馍我都没见。”“这个报回族念的呢。”之类宾语前置的句式。有时候在主从复句中问还经常借用“что”这个俄语的连接词来连接,出现“医生说,что 法蒂玛感冒哩”之类的语句。东干语里表示年月日,有时候也采用俄语的时间表示法,即用“先小后大”的顺序代替汉语中“先大后小”的排列顺序,常说“初一的正月”之类的话。表示钟点数目时,东干语采用吉尔吉斯语中的数量表示法,常把数词放在量词的后面。东干语把“两点钟”说作“小时二”。东干语文章中有句话“列宁的母杰依(博物馆)撒哈特(小时)两个上开的呢。”翻译成汉语普通话是“列宁博物馆两点钟开放。”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东干语借用吉尔吉斯语的数量词时,其词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东干人在社会生活中,一般都能在使用东干语的同时,使用俄语或多种语言。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尔代克东干族乡庄,人们除了会东干语和俄语外,还能使用吉尔吉斯语;在哈萨克斯坦的营盘、新渠、江尔帕克—提别等地的东干人除了会东干语和俄语外,还会讲哈萨克语,阿拉木图、潘菲洛夫等地的东干人除会东干语、俄语、哈萨克语之外,有些还能使用维吾尔语。

由于东干人经常使用双语或多语,有些场合下,说话者在主要使用一种语言的语码时,往往还会掺杂和混合另外一种语言的语码。这种现象在东干人的口语和书面语中随处可见。如“我是拖拉科多利斯特(拖拉机手),知道哩。我阿达的普里嘎底儿(村长)说,我连阿达拾掇哩拖拉科多勒(拖拉机)哩。”这段东干语里就混入了

三个俄语词汇语码。

东干人在日常的对话和交谈中,有时还经常从一种语码转换成另外一种语码。我在比什凯克的老朋友 M·X·伊玛佐夫家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景。伊玛佐夫教授和儿子沙明在用东干语对话时,儿子对有些东干语语义不能理解,父亲不得不改用俄语进行解释。我在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诗人伊斯哈儿·十四家里还听到过多种语码转换的情况。晚上他们家里的人聊天,一开始大家都使用东干语,不一会女儿插入了俄语,妻子又转用了吉尔吉斯语,儿媳妇又讲塔塔儿语。随着语码的自然转换,营造出了一一种和谐、愉快的家庭气氛和幽默、随和的生活情趣。这种交际和他们家庭成员的构成是相互适应的。伊斯哈儿·十四是东干族,他妻子是吉尔吉斯族,儿媳妇是塔塔儿族,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说俄语、东干语、吉尔吉斯语、塔塔儿语。这种情况在中亚的东干人中是比较常见的。

### 五、东干语的发展趋向

以上所述东干语外来语言成分的借用、双语和多语、语码混合和语码转换等变化现象,都是在和多民族语言的接触中产生的。这些变化不仅使它产生了诸多亚文化特征,而且也促进了东干族人民和中亚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中亚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但也正是这些融合和变化,使东干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现在的东干语只能在东干人内部使用,只能表达粗浅的生活方面的内容,好多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学艺术的比较高深的内容,东干人多听不懂。东干人内心深层的意思和感受都不能准确地用东干语来表达。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东干朋友,几乎都不能一贯到底的运用东干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有些意思说不明白的时候只能改用俄语说,我们的翻译人员再给他们进行翻译。

正因为如此,东干语在东干人群中,使用得越来越少。东干语

主要通行在东干人居住的乡庄。使用对象多为老人和妇女。在东干人的家庭里虽说“一出门就讲俄语或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一进门就讲东干语”,但在不同婚姻类型的家庭里,使用东干语的情况又会有差异。农村的东干族男子娶外族姑娘为妻,一般在东干群体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很快就能学会东干语,而且还会说得很好,但在城市里嫁给东干族男子的其他各民族姑娘一般都不会讲东干语。平时家庭中的语言交流全都使用俄语,甚至影响到小孩都不会讲东干语了。居住在城市的成年东干人使用俄语的机会比使用东干语多得多。因为在中亚,用以交际的书面语、官方文件及社会上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交流都使用俄语。俄语在中亚可以说是各民族的族际语或通用语。吉尔吉斯斯坦司机所拿的执把<sup>①</sup>上一面是吉尔吉斯文,一面是俄文。在中亚调查东干语时,有个叫沙明的东干青年告诉我,在中亚地区不会说俄语,不会认俄文就没法生活,他说自己在大脑里进行思考时用俄语的语言材料,使用俄国人的思维方式。

东干人进入中亚后,东干语离开了汉语西北方言的大环境,失去了表意汉字的依托。东干人虽然能使用东干语进行内部交际,但他们对东干语的一部分词语的原意由淡化逐渐走向丢失。如东干族口歌里“三人结义在桃园,桃园里结义哩弟兄三,三战李布虎狼关。”<sup>②</sup>把“吕布”说成了“李布”,把“虎牢关”说成了“虎狼关”。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学部的一位研究员告诉我说:“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这句口歌他们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即“掏宝很伤人,历史书下埋死人。”像这样错误理解的话他给我列举了四五段。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该国首都)出

①执把,即“驾驶执照”,吉尔吉斯语借词

②X·兰阿洪诺夫,回族民人的口歌儿带口溜儿[M].比什凯克,1998.

版印行的一些东干文—汉文双语教学的刊物和资料中,有些相对照的汉字往往存缺,有的用汉字中的同音字或近音字加上浅色的黑影代替,然后再作随文注释。所有这些都在说明:东干语的语义正在丢失。

吉尔吉斯斯坦南方奥什地区的东干人,远离了楚河两岸的东干群体,长期处在乌兹别克人群的包围之中,现在他们的语言已经被乌兹别克语所同化,除保留了东干语的“筷子、桌子、辣子”等几个简单的词语外,其语言完全被乌兹别克语所代替。据说在东干人进入中亚 100 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奥什的东干人号啕大哭,痛惜他们自己第二次丢失了母语。有关统计资料说,1979 年,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总数为 26661 人,其中认为自己的母语是吉尔吉斯语的有 204 人,认为母语是俄语的有 471 人,认为母语是其他语言的有 473 人,共计 1148 人,约占吉尔吉斯东干族的 4%。<sup>①</sup>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中亚东干人,确实有一少部分人放弃使用自己的母语,而将俄语或其他民族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母语了。

以上情况表明,原本来源于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的东干语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从语言本体方面看,口语中的外来借词大量涌入,书面语中的俄文句式不断渗透,使它朝着混合语的方向发展,从社会功能方面看,使用人数日渐减少,适用范围逐步缩小,使它朝着濒危语言的方向发展。今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更新和全球现代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中亚地区通用的强势语言和它所在国家的国语发展力量的加大。<sup>②</sup>东干语的发展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未来的东干语会不会转型?会不会沿着前苏联语言学家画出的轨迹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或者被他们所在国家的国语

①A·奥鲁孜巴耶夫. 吉尔吉斯人的语言生活[M]. 伏龙芝,1983.

②1990 年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相继独立,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在学校里强制推行国语,俄语的地位相对削弱。

所代替?中亚的东干族会不会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第二次丢失母语?  
这是语言学界、回族学界和全世界人民所共同密切关注的。

#### 参考文献

- [1]回族简史编写组.回族简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
- [2]胡振华.苏联回族的语言及文字[J].语言与翻译,1991.
- [3]戴庆厦.跨境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 [4]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5]丁宏.东干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6]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
- [7]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M].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
- [8]林涛.中亚东干语论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 [9]林涛.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 [10][俄]波亚尔科夫.东干起义的最后一幕[M].威尔内,1901.
- [11][苏]瓦西里耶夫.东干口头文学[J].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通讯,1932(10).
- [12][苏]德拉古诺夫(龙果夫).东干文学领域的研究[M].列宁格勒,1940.
- [13][苏]M·哈桑诺夫.有关苏联东干民间诗歌的资料[M].伏龙芝,1968.
- [14][苏]M·X·伊玛佐夫.东干语语音学[M].伏龙芝,1975.
- [15][苏]M·哈桑诺夫.回族民人的故今儿[M].伏龙芝,1976.
- [16][苏]M·X·伊玛佐夫.东干语正字法[M].伏龙芝,1977.
- [17][德]吕恒力.三十年苏联东干(回族)扫盲成功经验——六十年代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北方话的一个方言的卓越贡献[J].语文建设,1990(2).